



春秋  
恒解  
卷伍 共八册

春秋  
伍

0712  
1478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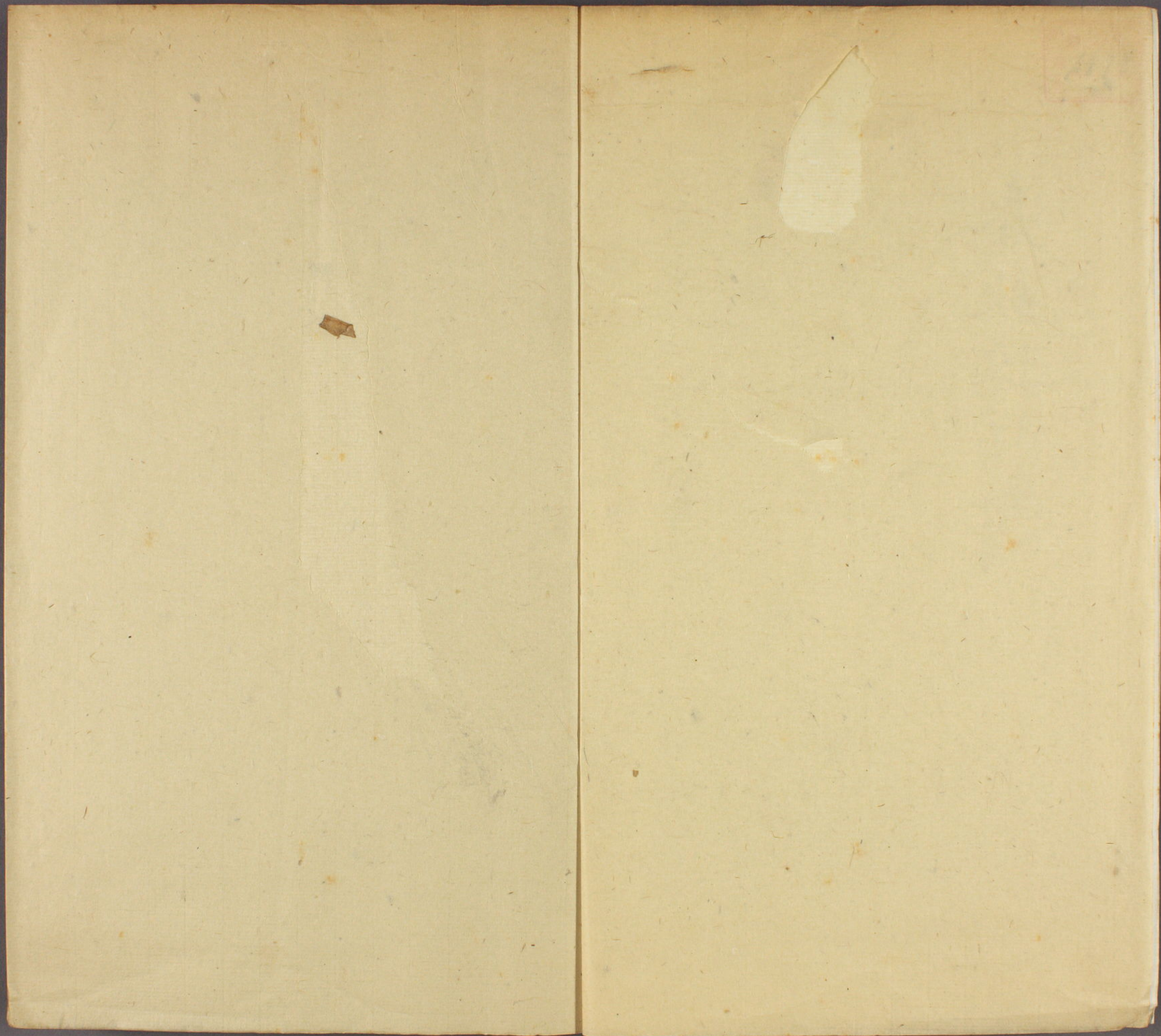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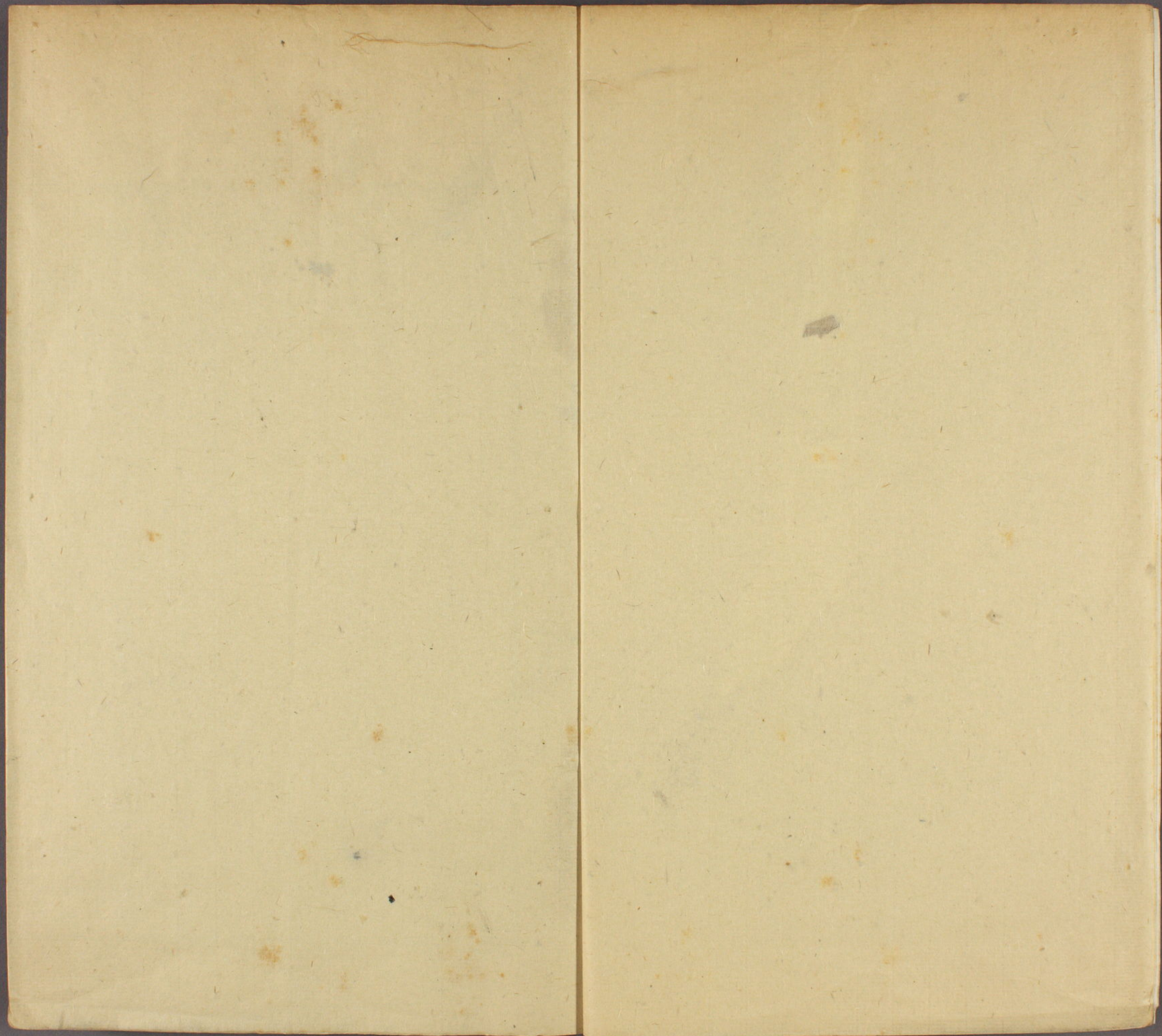
明仁  
1478  
卷

香林軒  
補遺

















春秋恆解卷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成公

范氏甯曰魯世家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以周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定十七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則常燠矣先儒拘拘洪範傳之意每事必求其義相比然往往失之鑿與誕夫陰陽之義以和而已冬寒固閉真陽蘊之愈深則發之愈暢無冰者陽不斂而陰無以養陽明年春生夏長之功皆不能達



要止陰陽不和云爾以爲異故書之

### 三月作北甲

古者田賦出車以爲戰具車各有甲士其甲司之於官出兵則授甲還仍歸於官四井爲邑四邑爲北北出戎馬一正牛三頭今魯令一北各自作甲以備用兵不必官授以甲創制故書作譏其不務本而徒重兵備以擾民也前人以爲增兵賦者非

###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杜注晉地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按魯欲親晉以抗齊故爲此盟是時列國之政半出大夫而魯則季孫行父當國觀臧孫之抗與晉盟而他國可知矣書及內所欲也許辰之子

###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欺戎無備而伐之敗績者劉子也曷爲不書而曰王師爲尊者諱也王不能正其臣臣罪亦王咎也爲王諱存周之大一統也以是爲立君父之大閑也

### 冬十月

穀梁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闔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定王六年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止案齊魯始以私相結繼以私相怨其兵皆忿兵也無足論者第魯密邇于齊理宜修好乃因向晉抗齊致齊來伐又不以理卻之而殺其嬖臣致失都邑故書齊伐我北鄙而略其取龍之事言魯有以取之也書齊侯著其親行恃強之迹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杜注衛地史記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築或云即新築也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案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良夫不可遂戰敗績蓋衛臣侵齊路遇齊伐魯之師而遂與戰衛之侵齊因良夫怨齊戲之以私己小忿動國師又必與齊戰書良夫主此戰及敗績深惡良夫

無禮也左傳多闕文故不錄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穀作手鞏音安鞏杜注齊地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鞏在平陰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為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鞏即古之歷下似為得之案左氏孫良夫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孫許亦如晉乞師皆主卻克晉侯許之七百乘克復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為名實欲雪一笑之恥也臧孫許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戰于鞏齊師敗績韓厥幾獲齊侯賴逢丑父與公易位而免晉師從齊師入自北與擊馬涇齊侯使



賓嬪人致賂晉人不許欲以蕭同叔子為質賓嬪人以禮折之而後許盟是此役皆卻克諸臣為之也以一笑之故辱其君殘其民致欲質其君母其罪可勝誅哉故列書諸臣之名書及以主此戰以大夫而抗盟諸侯已僭矣又抗戰諸侯大夫之專可勝慨哉魯獨列敘四臣之名惡其黨惡而專擅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作爰婁爰婁張氏

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淄川境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案師在齊境內故曰如師書齊侯使國佐美國佐之不辱君命也書及國佐盟見諸大夫為齊所屈齊侵虐魯衛晉果能請王命以問罪齊亦當自屈矣乃諸大夫因笑之恥連兵搜伐又不能以理措辭為國佐屈故書以子國佐而愧諸臣春秋兵爭甚矣能以理為命屈人靖患固聖人所許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來赴故書鮑亦弒逆也獲保首領故異而書之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邀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杜氏預曰師還過衛因弔之故不敢成禮

取汶陽田

汶音問

汶陽田本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日歸而曰取者恃晉之力以強取之與取非其有同聖人之惡勢力而辨義利此如

冬楚師鄭師侵衛



齊服于楚楚故侵衛以救齊而鄭實導之楚之憑陵中國  
聖人所惡也鄭導楚侵衛亦罪然不書人而書師者略其  
罪也衛非能明大義者其伐齊也以忿  
則楚鄭之侵亦自取也失均故略之

###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  
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  
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冬楚師侵衛  
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  
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  
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案嬰齊以臣抗  
與君盟而公甘受之自反不縮也公不能自立從楚從晉  
俯仰隨人臧孫知楚兵不久而公以賂質求盟故書會公  
子嬰齊  
以志辱

###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 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  
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  
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案左氏謂匱盟者非  
也謂失位者是也楚悉師以出而列國靡然從之遽與之  
盟不畏晉也晉雖勝齊乃臣下私忿之兵非有安靖諸侯  
之心公服楚畏齊幸藉晉勝齊取汶陽田遂同各國盟于  
蜀齊亦從楚當時勢力相屈不顧信義聖人所深惡也故  
人各君而不諱  
公會以刺之

附解予觀是年王及國佐屈晉而歎禮之為國其維繫者長  
也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



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余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卻克等挾忿勝齊欲質其母國佐以理屈之而服文武周公以忠厚開基義禮治世後世裂冠毀冕無所不至而莫敢覬覦王室者禮教未盡淪亡且王室雖微亦未嘗暴虐其民肆爲非道卽定王此言可以知其概矣使有賢方伯修明政教率諸侯以翼戴王家則中興

不難然且變禮相尋絲絲延延數百年而始終如火之熄如水之涸無後世亡國之慘禍有家國者能無思其故而敬慎歟

定十九年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去冬楚鄭侵衛今衛求晉宋曹同伐鄭報之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泌之役非也泌之役晉救鄭而致敗何以恨鄭魯宋衛曹皆與鄭從楚去冬十一月盟于蜀今又從晉伐鄭四國之妄可笑而晉人之愚亦可歎矣然經書爵書伐無貶詞者楚擾中夏而鄭從之也堅惡楚故惡鄭也宋衛未葬不稱子仍舊史以著其罪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曷為不日宣宮主新入廟也甫入廟而即災異之故以新言之宣公未嘗親篡弑而縱容仲遂使賊臣無所顧忌新宮之災高氏以為有天道諒矣三日哭則成公之如禮故書以予之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因厚葬故踰制書以慨當時任心越禮也

夏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夫晉使齊歸汶陽之田藉以飾其報忿之師非誠有疆理諸侯之德也故經書曰取厥後八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復歸之于齊合觀而魯之失可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案是時列國之大夫各專政權去疾書族伐著其專兵虐小之罪也趙氏鵬飛謂楚越許而後可至鄭許弱不能抗楚而從之君子所恤鄭乃伐之其後許畏鄭偪遷入楚地遷于葉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鄭既失許故楚兵一出而直履鄭郊楚患益近其言至為詳明

公至自晉

公屢如晉經詳書之著其僕僕事人不能自立周公之澤所以衰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劉昭曰蛇丘縣有棘鄉季氏私考曰

今當為肥鄉縣地

棘汶陽之邑魯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魯之政可知矣故書帥師圍見其恃眾強民服之迹



自魯作止甲稅役曰重棘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成  
公不知薄歛修德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虜在良反公作將  
穀作牆咎音羔

左傳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故二臣  
伐之虜咎如潰經不書惡二臣不仁而晉常滅赤狄潞氏  
甲氏及畱吁其餘黨散入虜咎如又  
欲盡滅之深惡其擅兵殘虐之罪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謂晉為盟主其先之丙午盟

晉丁未盟衛禮也案來聘禮也必尋盟非也春秋以盟為  
重然寒之者多晉大夫用事忿兵倖勝齊諸侯即從晉晉  
恐其貳也使聘且盟經詳書之刺之至矣魯無德  
以自立而區區受盟故聖人諱之而言及不言公

鄭伐許

凡稱國不稱人與師者惟戎狄則然此稱鄭伐許深惡鄭  
而鄙之也鄭為王畿之國能修德自強以衛王室始不愧  
畿封乃役于晉楚今晉敗于郊專意事楚已為無志又肆  
虐弱小一歲而再伐許聖人惡其闇于理而凶于德也故  
斥書鄭  
以外之

定三十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案諸侯世相朝禮也  
宋未嘗聘魯而茲來聘亦一端之善也故書之無貶辭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案杜氏預曰壬申二月二十八日蓋史文之誤

杞伯來朝

左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案叔姬之歸杞不見于經而其來歸也經備書之與鄭伯姬同然鄭伯姬歸而巳杞叔姬書葬書逆先儒謂齊人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以自歸為文罪在叔姬也不知先書杞伯來朝後書杞逆喪以葬則叔姬之歸為杞伯之過明矣夫婦之際人倫之始風化之原士庶有出妻之文天子諸侯無是也古之婚也必在成人其或不淑慎之于始可也既為杞匹則將刑于寡妻以迓于家邦何至否德而出之後世情欲勝而禮義衰以私心愛憎亂其如匹杞伯將歸叔姬而先來朝以言其故畏魯也魯聽之而其實必有不可者故聖人書卒書逆不絕之于杞則叔姬之不應歸明矣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汪氏克寬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案季孫非能知道者因晉侯不敬而知其不免蓋文武之教澤未艾

葬鄭襄公

汪氏克寬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之未可以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趙氏鵬飛曰鄆即汝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汝陽以邑言之曰鄆戴氏溪曰魯既得汝陽故城鄆以自固家氏鉉翁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西鄆今此所城也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戎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其二國之成毛大可曰許近楚而鄭伐之欲并楚也

定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楚不知鄭伐許之故因晉伐鄭而救之其後許愬鄭伯于楚與鄭訟鄭不勝乃執皇戎及公子國鄭歸棄楚而從晉于是晉楚爭鄭因楚鄭爭許而又一變其言甚為有見鄭喪未踰年稱伯如其意而書以著其忘親之罪

仲孫蔑如宋

案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叔姬來歸被出也其被出之故不見于經合前後所書觀之蓋不當出也義已見杞伯來朝







凡君自外歸必告廟而有得失故經不盡書書必有意今書至自會以其會為無譏焉耳

###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云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公羊穀梁亦云然然鞏之功魯藉晉力不得以為己功蓋魯君臣見時尚武功思乞靈于前人武公為伯禽九世孫有武功特立武公廟不在羣廟之中故稱武宮以尚武而創立之故書以譏

### 取鄆

鄆音專鄆杜注附庸國

穀梁杜氏以鄆為國公羊以為邾邑皆無確據要之不當取而取者也故諱而曰取

###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

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案晉人以宋辭會合衛伐之而獨書孫良夫者何良夫專衛政與晉卻克交睦是時卻克專晉是役也蓋克之謀而良夫成之者也晉景弱克與良夫等為鞏之戰以敗齊而諸侯遂向晉故良夫季孫行父等皆自伐其功前良夫同卻克伐齊魯如師復為晉侵宋聖人深惡其專擅黨惡也而特書良夫帥師侵宋

### 夏六月邾子來朝

蓋怵于取鄆而來朝也書以見當時畏強暴意而魯立武宮之故可知矣

###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魯讎齊而倚晉為援事之惟謹今嬰齊本聘晉晉因命伐宋而左氏明之書以刺魯君



臣不能自立也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月鄭悼公卒赴故書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三年魯會宋伐鄭四年宋華元來聘五年仲孫蔑聘宋冬與宋同盟蟲牢非有隙也今從晉而侵宋經書若魯自為之者深惡其無信義而苟從人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案楚以鄭為可伐也經亦書伐著其暴也且乃見晉救之善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案左傳云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而以從命侵宋往復命亦或有之當時卻克專晉各國大夫同志相應疊書魯臣如晉以見大夫專行之概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可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樂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案楚不義而伐鄭晉能救之故書以善之侵蔡不書者欒書從知范韓三人之言與楚師遇



不遷戮而還故嘉其改過而不書也兵非  
得已而用能以義節之是聖人之所許也

附解武宮左氏以為武公之廟是也而謂季文子以鞏之功  
立之則非古人行軍賞於祖戮於社後世兵爭日甚崇尙  
武功乃有武宮之名或祀其先或不祀先而告神以鳴武  
功如左傳此武宮及晉悼朝於武宮皆祀其先也楚子泌  
之戰為先君宮告成事則暫就軍中為宮祀先以告武功  
明堂位為漢儒所輯因此年立武宮遂云魯公之廟文世  
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如其言則武公與伯禽同為不祧之  
廟當於其沒時即立廟何以至此年乃立武宮而夫子特

書之乎故為正之如右

簡三年

七年

春王正月躡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躡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音躡

奚

躡鼠一名鼯如鼠狼鄭夾漈曰草鼠而微黃愚聞之師  
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案鼠微物也而食牛角改卜  
又食則非無因而然矣人君體天出治凡事無不當循天  
理平日立心行事悖理太多而後天不享其祭甚且假人  
物妖邪以明示其警故詳書  
以戒人毋以言行為可苟也

吳伐邾

邾音談吳始見經

左傳春吳伐邾邾成案吳楚皆聖賢之後然僻在荒裔先  
王畫井分疆設官分職不及之蓋使之長荒域而已迨後

春秋左傳卷五

成公

十四



入中國春秋于其始見也皆書國號齒之于夷狄繼而通會盟與兵革乃漸書人書爵非予之也著其漸強陵中國吳自楚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始為患于申夏此書伐鄭著其強也亦惡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汪氏克寬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蓋因鼠食牛角而廢郊也然郊以祈穀不可廢也郊畢始望不郊矣而猶望書以譏輕重倒置無知而廢禮之失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隋開皇六年析元城縣地置馬陵縣大業初省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案楚以鄭之背己而即晉屢伐之不義甚矣諸侯同心救之得安內攘外之義故書救以善之曰同盟同病楚也亦以見其同欲之善也

公至自會

高氏閔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州來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漢置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



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  
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  
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  
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恣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  
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  
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  
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  
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  
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陳氏傅良曰吳  
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吳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  
急將以罷楚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  
也嚴氏啟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  
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吭也

冬大雩

周之十月今之八月無雨而雩蓋因雩而雨不成旱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自趙盾專政會盟諸侯列國大夫效之孫良夫與卻克等  
因一笑之辱連兵伐齊而倖勝於是益張林父襲父之業  
衛君不能安故惡之今出奔晉恃晉大夫相與也而晉果  
反其戚邑使林父不失封邑權臣比附爲非聖人深惡之  
故書出奔晉以彰其惡

附解聖人不語怪非闕之也人事反常而怪始興修其常茂  
其德怪於何生世儒誤解至謂物怪人妖一切皆爲虛幻  
則天地人神一理相通一氣相感之實不明如鼷鼠食牛  
肉牛至猛且非死物何以爲鼠食而無知哉一元之氣彌  
淪布濩於六合而消長變化陰陽分著其象互致其功其



中卽有精粗純雜大小等之不同人物在天地氣化之中  
感受不齊卽賦形成象種種不一恃維持主宰之而不失  
其正者惟人耳人爲天地之心正則與天通失則與禽獸  
伍螻蛄與龍麟分大小不分形氣也愚鄉邨婦不仁不孝  
臥病而羣鼠爭嚼之力驅無功卒至肉盡而斃郊牛之食  
豈怪誕乎夫天地人物祇此一氣宰氣者理天理純乎善  
而無惡故不善者必有殃鬼神陰陽之靈實止天地之靈  
人亦同此陰陽意誠心正則陰陽和而性命各正知一念  
之純疵卽人物之分界慎而擇之正而守之貞固深造盡

其性而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不外是矣夫子書鼠食牛  
其垂訓不至深遠哉惜乎解者之失諸膚淺也魯僭郊祭  
郊祈穀之郊非郊天之郊也郊亦三望山川之神能出靈  
爲風雨故竝祀之郊不必定用牛牛可廢而祈穀不可廢  
也故書以譏

簡三年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  
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春秋左傳卷五 成公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固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  
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王將  
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案汶陽田本魯地鞏之戰晉德魯之從伐也使齊歸之于  
魯今又德齊之服從而令魯復與齊一以己意為子奪不  
正疆界念魯世守不義甚矣故書晉侯使以著其脅人之  
罪其不曰使歸而書韓穿者穿不能以義事君既不諫阻  
聞季文子言又不為請于君而屈從之亦有罪也書來言  
者何緩辭也來言使歸歸不歸猶在魯也而魯君臣俯首  
聽命輕棄先人之封土故書之以罪魯曰歸之于者強辭  
也不當歸而歸之也

###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案蔡服于楚固非也而  
晉亦非能奉天子命以德懷柔仗義執言者故書帥師書

侵以見其恃勢暗襲之意左氏以為欒書從知  
范韓前不伐蔡今伐之有功為從善之效陋哉

###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汪氏克寬曰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  
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  
託于公以遂其私也

###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共姬  
穆姜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

###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魯伯姬宣公女成公姊妹宋公孫壽來納幣婚禮有六諸  
侯則止有行聘納幣二事昏禮人道之始聖人重之然不  
悉書有故則書伯姬傳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當春秋  
淫奔之世而節操若此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勸世焉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不斥晉侯而稱國以殺則有讒殺之者矣書大夫明其無罪案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史記云屠岸賈有寵于靈公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孔穎達辨之諸儒從之皆以為然左氏云趙姬通於趙嬰原屏放之必以君命君豈不知其故而又信姬之讒乎謂原屏將為亂將者且然未之詞其實何如何以遽夷滅之嬰放時曰我在故欒氏不我亡二昆其憂哉趙與欒何讎嬰如何能制欒氏其記載模糊若此史遷以朔妻為文公女祖孫同娶大謬而其載趙氏孤兒事則近情理公孫程嬰二人忠義世久流傳若以為無遂將沒忠節愚謂左史所記皆有疵不足全信而忠義大節所在非可妄言史遷必有其所聞存其事以勸世可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案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賜與錫皆上予下之辭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來朝則有賜公立久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隄而有功也何命書以見王之不綱所以賜命之故不可考則所以書之予奪不可知闕疑而已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案叔姬已被出歸魯矣猶繫以杞者明不當出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賀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案郟為吳逼不得已而從之晉不能修德以來



遠士變不能以義輔君為之聘魯請師魯亦不能以禮折  
晉屈從于晉僑如亦不能輔君以禮故齊邾皆稱人而獨  
詳士變來聘僑如會晉其  
責晉與二臣之意深焉

###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案古凡嫁女有媵女事如今助  
婢非必以姪娣愚前已詳辨之媵細事而書因伯姬之賢  
故備錄也毛氏謂共姬守禮豈能預  
知忘卻此書為夫子事後所修可笑

簡王四年  
九年

###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婦人倫之本娶妻必求淑女慎重之也既娶而或出之  
必其實有悖倫傷化之行而後可叔姬自始歸至卒逆喪  
夫子詳書之皆繫以杞則本不應出而後也故聖人備詳  
其事杞伯來逆叔姬雖曰畏魯而然其必有悔于厥心者

矣七出之條先儒多疑之幸其猶有三不出之義故世遵  
而弗失然以聖人修身齊家之義揆之則君子處此必有  
道矣

###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  
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  
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案晉人不  
以信義緩諸侯懼其貳而為此盟然自此之後諸侯益貳  
則不自治之過也書同盟以惡其舍本而務末同一無識  
也

### 公至自會

### 二月伯姬歸于宋



范氏甯曰逆者非卿故不書案伯姬自始至成禮凡七見蓋必有異乎人之德而不下堂特其一端聖人乃詳書之也為伯姬而書故略于宋而詳于魯

###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杜氏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 晉人來媵

左傳晉人來媵禮也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氏預曰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案鄭之從楚豈得已哉王命不行中國無恤患之人畏而從之亦人情也晉不能內修其德上請王命攘楚而安中夏方區區以力服人鄭既受盟于蒲又躬朝晉矣乃執辱之且殺其行人乖舛如是書人書伐鄭其惡之至矣楚救鄭不書鄭不當從楚故不書楚救鄭也

###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北渠北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北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



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案鄭從楚雖非然亦勢屈非得已也晉不能脩明德義服  
眾而屈楚執鄭伯殺鄭臣徒欲威脅楚伐莒以救鄭莒無  
備而潰晉不能救徒辱鄭何益書嬰齊公子書莒自潰與  
上交連書見楚猶未若  
晉之無道深惡晉也

### 秦人白狄伐晉

白狄曾從晉伐秦今又從秦伐晉其向背不足計書之以  
著晉無德義秦人侮而伐之以為謀國失道者戒秦書人  
略之也

### 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案鄭圍許  
示晉不急君宋目夷明于謙皆同此術獲濟而此書人以  
貶之者何示不急君可也無故侵伐人國不可也鄭誠修

德自強何至俯仰由人受晉之辱聖人不以  
權變苟且之謀廢經邦之正故書法如此

### 城中城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案聖人重民力故凡土功不時則譏  
得時亦必書之楚伐莒入鄆鄆逼于魯城中城以備不虞  
又得時故無譏

附解夫婦人倫之本修身齊家必正內正外交濟其功而後  
能成其美夫綱重矣女德尤要二南多婦女詩而開端即  
詳叙后妃之德多至五篇聖人之垂教可知矣婦人無外  
交言不出梱行不外飾而實人倫治化所由基春秋於魯  
女之賢者必詳記其蹟前已言之今伯姬歸宋至於致女



亦書伯姬平日懿行必有大過人者故夫子大書特書不一書也不然待姆不下堂一節之美凡人亦偶能之且守株待兔與尾生抱橋而死同一太息豈遂足繫聖人之深懷哉然女之賢不肖其必待父母善教與男子同魯多賢女詩不及載而春秋載之周公遺澤可想錄伯姬賢豈獨專美伯姬亦使人為父母者善教其女以端風化之本也可以為常而忽乎

簡五年  
十年

春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之辱鄭甚矣又命衛伐之衛不明而從之且使弟帥師弟非不可使使不以義故書以譏其失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啟蟄而郊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止此云五卜蓋於四月上旬又二卜也瀆則不告書以志其不敬乃者強詞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縞夏四月鄭人殺縞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



伯歸案晉無禮而執鄭伯經所惡也此列書爵書伐者何  
晉咎鄭從楚鄭苟改圖晉非必遂殄滅之乃不能以禮自  
責服人君在而又立君立繻立髡是直致成變亂諸侯  
伐之雖不以此討鄭然聖人謂鄭固有可伐之罪也故其  
書法如此

### 齊人來媵

前人謂媵取同姓且姪娣從愚嘗辨之今觀異姓亦媵則  
媵如今贈婢之意益明而前人曲說不可從益信齊之來  
媵蓋因聞伯姬之賢也  
子書之亦以表伯姬

### 丙午晉侯孺卒

孺乃侯反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  
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  
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  
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案趙同等被殺事左史不同人  
信左疑史然今著大厲事如此則史記必誣矣

###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棧未反冬葬晉  
景公公送葬案是春晉使糴棧如楚未反晉以魯貳于楚  
故止公使會葬諸侯不必親弔公自取  
辱史諱之經亦仍之故不書葬景公

### 冬十月

附解春秋書諸侯之弟不一先儒紛紛異論然情事不同則



春秋卷五  
書法之意自不同不得以例如何詰經卜郊不從先儒謂魯郊非禮又不敬故見譴如此然既非禮即敬亦無取矣前人不知魯之僭郊乃祈穀之郊故爲是言春秋書郊祭災異不一次皆止著其平日不恤民臨時又不誠潔耳晉侯夢大厲而卒自魏晉以來皆云趙氏之祖人不以其事爲妄也而近猶有執理相爭者謂君枉殺臣不可言報復其言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五倫君親爲大父母於子生之殺之似可任意爲矣然孔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可不敬歟承宗廟延世澤祖父無不樂有孫曾故以德修身善教

子孫不特父母之道當如此且不負先人餘蔭也若不能正身齊家而責子以善已爲非禮况又強子曲從不顧義理之安甚或殺之非祖宗之大罪人乎世每有輕殺其子而得惡報者以其傷天倫也况君臣以義合忠臣無負於國而枉殺之即死者赤心無悔而善不蒙福又枉殺之大乖天理豈不大犯天怒故大厲之事臣子不可以爲常而怨懟君父君父則當以此爲戒而善全恩義也

簡五年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諸侯每歲月朔朝正于廟晉無禮止公踰年後歸不朝正故不書正月書三月公至其罪晉及刺公無以自立皆見

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

左傳卻擘來聘且涖盟晉止公公請受盟而後得歸又不即於晉定盟待公歸而乃使其臣來盟公其蔑視公甚矣晉之無禮何如故諱言公與盟而書卻擘以其抗盟之罪書晉侯使以罪其不德

夏季孫行父如晉

晉使人來盟公公又使季孫往謝也左氏云報聘且涖盟非也報聘彼來禮而以禮報之已與卻擘盟何涖之有左氏之疏若此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案鞏之戰魯從晉伐齊歸汶陽之田既而齊事晉晉又使魯歸汶陽于齊齊忿平矣故來媵伯姬而魯使僑如聘之蓋魯弱役于齊晉常以得罪二國為憂今齊晉二國既平故魯得兼事二國經連書如晉如齊病公無以立國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案周公為王卿士天下皆周無所出也乃因爭政而忿王使復之而猶不已出奔于晉王室不綱王臣忿懟如此書出奔以見其自絕于周而王之不君晉

簡七年



之納逋逃臣  
罪均見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瑣澤杜注地闕

左傳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突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案春秋大勢晉拒秦楚以安中夏有功周室故晉楚爭鄭聖人每右晉而紕楚今合晉楚之成使諸侯交相見竝事晉楚是明明蔑周而以東西帝視晉楚矣此何禮哉故夫子削而不書瑣澤之會鄭亦不書只如常詞所以立君臣之大防禁列邦之私相推戴深惡其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杜注地闕

左傳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案狄侮晉而取敗故書敗狄于交剛見狄之自取也然

晉本不德於諸侯多無禮安能柔遠故書人以賤之

冬十月

案左傳是月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卻至援禮引詩以譏其非然其說詩非詩本旨也讀者勿為所惑其言享宴則是

簡五年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錡魚綺反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案是時晉強魯弱來召兵以伐秦而經書曰乞者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是也聖人豈以強弱大小計哉抑豈故抑晉而張魯哉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曰朝王而曰如京師者公道過京師因以朝王非誠能敬君者也  
不如禮故不予其朝而下文書自京師不沒其朝也聖人之權衡是非如此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將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案公道過京師而朝王本無意于朝然固已朝矣故書自京師遂會伐秦先京師而以會伐為遂事重京師以重王也劉成二公不書蓋未先請命道過私請于王而偕二子以行非禮故削而不書書伐書爵者何秦睦楚以凌中國本有罪焉公及諸侯朝王遂請王臣與俱重王命故如是書敗秦不書晉不責秦黨楚侵陵而以私怨樓伐故削之晉絕秦書多誣罔今亦弗錄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廬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成子卒于瑕不書不書同伐自不應書其卒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本因伐秦而出故至亦以此書而朝京師則略之予奪嚴矣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案子臧即公子欣時也因子臧逆喪未歸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子臧歸國力不能討亡可也乃因負芻之請而復反則非

附解叔孫欲邀王賜請先行王以行人之禮禮之孟獻子從反重賄之何其明也卻錡將事不敬成子受賑不敬而孟獻子劉康公以為必亡不反當時重禮如此可見文武之遺若劉子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言尤精干

古聖人盡性立命之學皆包括裏許惜能深知者希今略言之天地一氣而已一元之氣在天地未判之始亦在天地既判之中主宰而不窮流行而不息成象成形萬一不齊皆此一氣為之而其所以不貳不息無始無終者則以其有中上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之所在日月於此停輪璇璣於此運動萬象包羅無可名象人受此中以生所以貴於物而可以希天也成為形質發為物則一切有為有象皆自此中而出劉子言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者命之本動作禮義威儀命之著本末相須內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先儒謂莒無諡故不書葬非也不會葬又不赴葬故不書耳春秋諸侯半皆私諡其沒稱公子男不稱公亦或不私諡史書之而聖人不削以見五等之爵皆王守土莒子卒罕書存此以見一斑也

外一原致中致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不外此豈如後世言性以昭昭虛靈之心即為天命哉命字不一其解此命字則中庸天命之謂性之命字前人解命字為命令遂析天人而二之矣秦不更女父不更秦官女父名毛西河之說是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案林父倚晉而脅君以歸罪不容誅矣晉人無禮為臣脅君其罪不浮于林父哉聖人深惡之故書曰林父自晉歸于衛程氏端學曰林父之暴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案卿逆夫人禮也而前人謂譏公不親迎非也諸侯不親迎但於國中迎之書逆不書納幣略其細而志其大也叔



孫書族  
重君命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宰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案許何罪晉楚已平許為楚與國鄭無故伐之書帥師著其恃眾侵弱書公子喜罪之也子宰亦鄭之良何以如此故斥而惡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氏洽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是也曰僑如以夫人至著公之不親迎也冕而親迎哀公疑其重而孔子不然之蓋夫人承宗廟社稷之重必當親迎但非遠迎于他國于其境上或所館也成公不如禮而第使僑如逆女故書以夫人至不然第書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高氏閼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宣公德公子遂賜氏仲仲子歸父欲去三桓季孫逐之立嬰齊以為遂後故稱仲嬰齊公

簡五年



羊誤解云嬰齊為兄後且多為之說大夫不等天子諸侯有繼統之責但繼爵而已且必由君命安有弟而為兄後者乎悖謬甚矣遂弑逆不宜有後于魯宣公德之生而賜氏已非法矣又必為立後過矣書仲嬰齊卒蓋譏之焉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為叔肸子一為仲遂子皆見于經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

于戚

曹伯負芻弑其太子而自立晉將討之蓋請于王而後會諸侯謀之曹伯不知故來會晉因執之以歸京師宋公有疾故世子會因有王命討逆故無譏左氏敘事不明云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會以討之曹伯知之豈肯來會負芻弑立二年餘晉何以今始討之非先告王何以遽歸諸京師因其此舉討罪至為合禮故夫子書爵書同盟書晉侯執而歸之京師蓋春秋以來討賊之善無逾此者矣左氏又謂不及其民尤非弑逆大罪尚以及民不及民論乎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之子

左傳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按子臧讓國人以為賢然宗臣當以社稷為重負芻弑立子臧力不能討當去之而苟安其祿罪也諸侯討罪歸之子王欲見子臧于王而立之曹更有賢公子子臧當請于王而立之己則遜避如無賢歟則己義不容辭聲負芻之罪請王戮之風示天下己脩明德政以光先猷此正理也乃區區潔身而逃既又從諸侯言為負芻反而先反其憎憎若此曷足貴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  
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  
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宰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  
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按晉  
會與楚成矣而許為楚與國鄭先伐之是倡兵者鄭也晉  
不責鄭而惟欲報楚聖人惡無信義  
者故書楚子伐鄭著其有以自取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恭共音

季氏本曰宋共公卒三月即葬必嗣子幼弱恐有他變而急于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  
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  
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  
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  
府曰右師反必討且多功桓人與之必反懼桓氏之無祀于  
宋也右師討猶有戊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  
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  
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  
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  
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  
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止而望之則馳騁而從  
之則決睢溼閉門登陣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  
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案  
書華元出奔與歸而皆繫之以宋明華元因強公室而然  
子之也書華元歸宋而即繼以殺大夫山則山為華元所



討著矣然書國以殺者明山之得罪于國人國人殺之云爾山不書族傳以為背其族者是也書魚石出奔楚于殺山之下著石為山之黨也據左傳華元奔晉未至而反然經書奔晉自晉歸則傳不足信傳言五大夫出奔而經止書魚石且魚石止華元使歸而仍出奔及華元止之不反經獨書魚石又似石有罪者以經正傳則傳不可據而但當從經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鱮邾人會吳于鍾離咎其九反鱮音秋鍾離杜注

郡唐置鍾離縣明改為臨淮縣又析臨淮地置鳳陽縣今仍之屬江南鳳陽府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

會之始

左傳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案吳子在鍾離諸侯大夫先約會而後往會之故再書會也會吳子而不言吳

子以其僭號故止書吳也諸侯病楚而與吳通不知是又益一楚也聖人據事直書當時之不務德而徒外求人其君臣之固陋可見矣

許遷于葉葉舒涉反

左傳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

葉案許本欲遷故以自遷為文憫許也此後昭九年遷夷

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又二年而滅于鄭弱小不能自存是聖人之所深慨也

簡平一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冰常也雨著木而成冰異也木陽性舒散凝冰以此為異故記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也在位十年成公原立赴故書不名史失之耳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案左傳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從楚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于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即楚而侵宋不義甚矣故書以惡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于斬反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偯居守卻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音偃

注鄭地今屬潁川郡案鄢陵與鄢一地也鄢姓之國為鄭武公所滅初仍其故名後改為鄢陵耳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子反將中軍子重子辛佐之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歷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及戰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



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楚師薄于險叔山  
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旦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馬厲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  
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  
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  
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案晉扼楚使不至內擾必藉  
鄭蔽之故二國以鄭之向背為勝負前晉楚平矣鄭首潰  
盟伐許致楚伐鄭鄭不能抗又叛晉從楚今晉伐之為有  
辭矣故書及楚鄭戰而敗之惡楚尤惡鄭非取晉之能  
勝而深惡鄭之反復楚之憑陵衰世不得已之意耳

###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  
夫命側側敢不義與師親在行間兵敗而專咎臣下不得也  
卒案楚子不義與師親在行間兵敗而專咎臣下不得也  
以其醉慢誤國誅之未嘗不可楚子固引咎未欲殺側而  
嬰齊含怨以促之死楚子不察則失政刑矣故書國以殺  
明側之有罪不去其官明殺之不以其道

###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地注宋地

梁國甯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城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  
壤隲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壤  
隲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驪曰魯侯待于壤隲以  
待勝者卻驪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



宣伯而訴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案公因內難至會稍遲  
非罪也晉不明信讒愬不見公故書公會不見公著公自  
反而縮以罪晉之妄

### 公至自會

公未見晉侯也而書至自會如與會者然所以明公之無失

###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始會伐

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  
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諸侯遷于制田知  
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  
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案尹子  
王臣也尊王故先之晉不朝覲先請王命倖勝楚而請王  
臣伐鄭惡其專而慢故不書王命既王臣同伐故書伐侵  
陳蔡及宋齊衛敗皆不書晉無德禮故略之因公屈於晉

今晉又役之特書此以見晉之任意虐人也

###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  
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  
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  
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  
邑與卿而不出案負芻弑逆之罪實諸典別立賢君則王綱  
肅而諸侯有憚心矣乃寘之深病王曹伯弑立而書爵  
之不明甚矣故書歸自京師以深病王曹伯弑立而書爵  
著天子不綱晉侯不正任其自立而自為以致篡逆無復  
也忌憚也

###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北

舍如字茗音條公作招章遙卜饒二反茗北杜



注晉地

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止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矣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擘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案行父無罪晉信讒而執之故

書人書舍之以著其罪舍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案僑如有罪魯不能正而聽其出奔書以著魯之失刑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

不書晉人釋行父書與晉大夫盟則釋可知矣且不言晉人釋而第書與卻擘盟則行父之執由擘其釋亦由擘可見書以見晉侯之失政也書及盟以季孫為主與季孫之能服晉

公至自會

公會伐鄭不言至自伐鄭而書至自會者晉人因會不見公以此著晉之無禮而公無過焉行止若自如者焉

乙酉刺公子偃



年簡三十有七年

公子偃公庶弟也公將行穆姜指偃與鉏以示公曰皆君也故公以為嫌而殺之然偃非顯有不軌之謀也特穆姜私意公于僑如之大罪不能討而亟于刺偃何哉故書公子以明其無罪乙丑與卻犛盟乙酉即刺偃故書日以刺其暴不及鉏而惟刺偃其故無考左氏疎漏往往令經義不明若此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案衛侵鄭以救晉也而鄭侵晉不書衛救晉亦不書者何甚晉也何甚乎爾合諸侯以德晉恃勢勝楚于鄢陵而鄭猶不服則無德以服鄭故也聖人惡乎不德而任勢力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獮為質于楚楚公子威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案晉因鄭不服假王命以伐之重王室故尹子單子書爵而諸侯亦書爵者鄭堅于從楚不知有王亦聖人所惡也故書伐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杜注鄭西地

左傳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非也蓋晉無以服人請王臣同伐而鄭不服又不能克之恐眾心不一盟以要之書以譏之而慨之也

秋公至自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案諸侯伐鄭因楚救畏之而還未嘗果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慨諸侯等之無志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肉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蔡葵猶能衛其足案高國為齊命卿與國有休戚之誼齊侯信讒而逐之非其罪也故書之以咎齊侯

九月辛丑用郊

此闕文也九月非郊之時用郊不成文理公穀妄為之說不可從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瑩乙耕反

將以伐鄭也晉無德服人書乞師以著其不務本而外求人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案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鄭背夏即楚抗王臣而不服其罪大矣故書伐以明其有可伐之罪諸侯亦書爵然楚救即還晉之不競亦甚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伐鄭告廟故書至自伐鄭亦以見鄭之當伐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

貍力之反脰市軫反公作軫穀作蜚貍脰杜注闕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



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嬰齊從君以會而道卒書卒于狸脹從其實也亦賢嬰齊也公羊乃以此月無壬申而曲為之說劉氏微辨之已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獲俱縛反

汪氏克寬曰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恠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胥克子也怨卻缺廢父克而嬖于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

不從己而敗楚師也讒之于公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不可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攻卻氏公使清沸離助之殺三卻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案却氏驕恣罪也而厲公不能以禮正之信狎邪嬖一朝而殺三卿故稱國以殺明其有自取之道不去其官明殺之者非其罪也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曹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諷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案舒庸間楚而導吳伐楚有取滅之道矣而不書其伐楚惟書楚滅庸者惡楚也楚之虐小久矣舒庸即不道吳亦豈能久存故書



滅書人以惡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案左傳去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經書此年春者從告也胥童嬖于厲公道君殺三卻致其君死于弑故稱國以殺著其罪也不去其官明非欒書等所得而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

于伯子同氏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案書偃弑君何以不書曰此舊史也晉君任胥童等擅殺大臣竝欲殺書偃公不肯從書偃因公狎昵小人恐終不免遂使程滑弑君搶攘之際諱其實以赴諸侯晉史不書魯史亦不書夫子安能從數百年後追書之弑逆大惡非確鑿不可以加人也然雖仍舊史而後人考其事知公得罪臣民故國人安之然不討書偃一國皆與於弑矣書一國弑君則罪一國而書偃等何待言故仍舊史以存疑未嘗不誅亂賊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案慶克通于聲孟子國佐謫之克告夫人夫人譖于公謂高鮑將為亂國佐知之公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子弱以盧叛慶克帥師討之國佐從諸侯伐鄭以慶克事告諸侯歸遂如盧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至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齊侯不能防閑其母釋有罪之慶



克而殺世臣賞罰昧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 公如晉

公如晉朝嗣君也

###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杜注宋邑今彭城縣項羽都此謂之

西楚晉立徐州唐宋元沿革不一明初復為徐州今直隸江南省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城納魚石等而不書納者不子其納邑為宋君之邑非魚石等所有書伐宋魚石入則魚石之入由楚可知曰復入則魚石曾據邑以叛亦明此為簡而明也鄭從楚為不義故同書以罪之

### 公至自晉

###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

###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案晉世主夏盟悼公初立公往朝杞邾來朝蓋問晉君之實以為向背固情理所有也

### 築鹿囿



不書也書則譏其不當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案楚鄭黨叛臣而侵宋書人以惡之序鄭于楚下惡其黨楚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音房公作彭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

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杼直召反虛起居反打他丁反虛打杜注地闕或云即宋之虛也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案書同盟子諸侯之同救宋也仲孫蔑抗盟諸侯無譏公有疾而使蔑往非過也宋辭諸侯而但請師往故不書救宋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杜氏預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附解成公在位十有八年得失參半始事晉而讎于齊繼又見辱于晉然晉聽讒說不足為公累也第夫人失德公不



能以禮防閑而作止甲築鹿囿恤民之政無聞焉所以姑  
安者孟獻子子叔聲子輩尙有賢聲左右維持故能靖難  
而公得善終此以見爲國得人之實而魯多君子所以弱  
而猶安也

春秋恆解卷五終



